

李勇大擺地雷陣

中原新華書店印行

李勇大擺地雷陣

邵子南 著

中原新華書店印行

李勇大擺地雷陣

著者

邵子南

出版者

中原新華書店

發行者

魯地新華書店

一九四九年五月
印行

中總[建]1—8000冊

李勇大擺地雷陣目錄

第一	厲害的地雷.....	一
第二	勇敢的李勇.....	一
第三	爆炸成功.....	八
第四	當啞英雄.....	一三
第五	「不等日鬼子到五丈灣來！」.....	一九
第六	再來個大槍與地雷結合.....	二二
第七	驚天動地的地雷陣.....	二七
第八	叫雷雷應.....	三一
第九	李勇是怎麼病倒的.....	三四
第十	李勇運動.....	三八
第十一	李勇病是怎樣好的.....	四八
第十二	猛得吓死人.....	五二
第十三	英雄榜上第一名.....	五五

第一 厲害的地雷

地雷像個大西瓜，

開地皮埋上它；

澆上了鬼子的血和肉，

讓它開一朵大紅花！

這是晉察冀民兵們唱的「地雷歌」。多少民兵都學會瞭玩這個把戲。

地雷着實像西瓜：有皮，有瓢，有瓜蔓；要種，要澆，要開花。不過這西瓜是鐵皮，火藥瓢，西瓜蔓子又細得不像樣子。你要碰上它呀，就請你扭一個秧歌舞；只消扭一下，就請你安安身身睡到地上；就拉你，你也莫想爬起來；起來得了，也只有進棺材睡你的萬年覺去。這號鐵皮火藥瓢西瓜，大的要幾個人抬，小的一個人拿上幾個也不嫌沉，民兵們見着他呀，一個個口裏不言語，心裏笑迷迷的；有了它，就算有了胆兒啦。

埋上它，用不着和日鬼子見面。你瞧，日鬼子走大道，大道寸步難行；走小道，小道也一樣。他就只有竄啦，在麥苗上竄，在水裏頭拖着那雙穿牛皮靴的蹄子竄——就沒有走的樣兒，只好叫它是竄嘛——慢慢兒，麥苗根，水邊，也張嘴咬人啦。

一羣日鬼子在河裏竄了半天，乏得不行啦，要上岸。說老實的，不上岸也不行，順着河走，到那兒去啊，上東洋大海變王八麼？他們就看準啦一個地界兒，都上岸啦。不放心，叫扛機關槍的佔高處。去啦，找好了個地勢，把機關槍往上一架，「轟！」連機關槍帶人飛上

去又跌下來，槍使不得，人也使不得啦。

這還不算。

日鬼子進村也好，走道兒也好，學會了畫圈圈，在圈圈當間，壓上個紙條兒寫着：『小心地雷！』一個村，他可以畫上百十個圈圈，圈來圈去，還是動不得，走不得，挪不開脚步，一碰就響。

日鬼子怕啦，寫信給武裝部，講條件，武裝部不跟他講條件，却告訴他：『不怕死，你就來吧，不會嫌少的，够你吃的囉！』

爆炸手們都知道：

管你騎馬乘車，

管你費盡心機；

我要埋上地雷，

你就寸步難移！

地雷就是這個樣子：看不見，摸不着，天羅地網，一碰就着。一九四三年，出了個李勇爆炸英雄，他爆炸得這樣好，人們把爆炸運動就叫做李勇運動。

第二 勇敢的李勇

李勇是阜平五丈灣的人，從小就跟着父親養種着不大點子不打糧食的嘎咕地，吃着多半樹葉，多半糧食，過窮光景。長到抗戰開始，是個又黃又瘦，個子不高的少年。



(一)一九四三年，出了個李勇爆炸英雄，他爆炸得這樣好，人們把爆炸運動就叫做李勇運動。

小伙子性子急，像乾透啦的劈柴，就見不得火，一點就着，着就沒完。又愛惹事，是村裏的一個孩子頭，鬧起事來，一窩蜂似的，那才是天不怕，地不怕。幹什麼也靈，就是進不得學校門兒，認字兒，認得快，也丟得快。他又忙，三天在地裏受苦，兩天在學校讀書，先生又死，書又盤扭，這小伙子就沒好好兒學習過。丟開書，出嘍學校門兒，就是他的天下嘍。要是新社會的新教育，這小伙子還可以成一個好學生嘍！

他一看見八路軍，就哭着嚷着要當兵去。八路軍住在村裏，一個個小伙子滿得勁兒的，到這到那，快活吧，不用說嘍。村裏小伙子沒有個心是穩的，晚上都睡不着覺。老的見勢不對，把他關起來。八路軍走嘍，他扳着窗戶框子盡啼哭，眼見村裏的人們，有大人，也有小伙子，都穿着新軍衣，揹着槍在隊伍裏頭嘍。這不是乾着急，白瞪眼嘛！

等嘍好久，老的把這事兒忘嘍，叫他到姑姑家搗糴去，他可沒忘嘍，出嘍門兒，就直跑到下平陽去，那兒有八路軍，說是要出發，過鐵路東去。小伙子可歡喜呀，心直躡躡的，就去找八路軍，別人把他引去見指導員，指導員說：

「別是偷跑出來的吧？」

小伙子臉紅嘍，說：「跟老的說好了的。」

指導員說：「那好，換衣服吧，待會兒就出發嘍！」

小伙子說：「行囉！」

穿上一身嶄新的黃軍裝，坐也不是，立也不是，就等出發。隊伍就不出發。小伙子問一個正在擦槍的戰士：

「快出發嘍吧？」



(二)指導員說：「別是偷跑出來的吧？小伙子臉紅」
啦，說：「跟老的說好了的！」

那戰士瞪瞪他。「早嘞，還沒吃飯嘞，吃罷飯，約摸得睡覺嘞。你先歇着吧，聽命令行事。」

他又到廚房裏去看，哈，隊伍上作飯真慢呀，那大的火，水就不開鍋。小伙子就停不住，非轉搖着不行。在廚房裏走來走去，炊事員說他餓啦，把飯作好，找啦一個碗，盛啦一碗飯，遞給他：

「先吃吧，看你餓壞啦，你還沒吃早飯吧？我還要炒菜嘞！」

小伙子端起來吃啦一口，就放下啦。

「怎鬼的，飽啦？」

「吃不進去。」

小伙子撒腿跑啦。好容易吃罷飯啦，又見一個個展開被子睡覺。小伙子急得不行，一個小鬼叫他睡：

「睡吧，別晚上行軍又打瞌睡！」

「我不乏。」

「不乏也得睡，到時候兒，乏啦，不給睡嘞！」

他就不理，待在牆角落裏，巴望着出發，怕他父親尋來。人們都呼呼睡去啦，天又不黑，這些人真能睡呀！白天不好走，要等黑間呀，也不怕黑間走路看不見嘞。唉！老的昏頭昏腦尋到別的地方兒去就好囉！

天黑，他也靠着牆角落睡着啦。

突然，一陣聲音把他吵醒，他睜開眼睛，他父親站在他跟前，戰士們還在院子裏集合。

他一想不對，站起來就溜，父親攔住門子，一巴掌就把他打暈個跌。

「還不給我脫下來？」

父親把着門，捏着拳頭，硬逼着他，他直瓦瓦啼哭。登時鬧得天紅，指導員也來啦。說他不該偷着走，叫他回家去。他越哭越兇，父親把軍衣給剝下來，他滿身都給汗溼啦。他還哭着，隊伍在喊口令，報數，出發。他直氣得跳腳。

都走啦，父親拿拳頭逼他回家去。小伙子嘛。胳膊豈不過大腿，什麼都完啦，走呀。走一路，就哭了一路。見着莊稼地就鑽，鑽進去又給拉出來；走不了幾步又鑽。走完二十幾里，回到了家，父兒倆都累得不行——就不是走路，是打架！

他直噁了一宿，第二天，又整天不吃飯。

老虎不吃兒，當老的跟他妥協啦，盡向他說好的，什麼也依他，把他制住啦。

李勇沒當成八路軍，很快，在村裏參加了共產黨。後來，人們選了他當抗先隊長。

大啦，當武委會主任。民兵改組，武委會改為中隊部，他是中隊長。

棒小伙子嘛，心眼又靈，又熱心，又翻啦身，不光是挨打受氣，還在地方上辦事，還不是魚兒見水，龍歸大海，草木逢春嗎？他學會啦使槍使雷。在使槍上，雖不說百發百中，也得打個不差碼子。在使雷上，他能够在平光的打麥場上，把地雷埋上，無蹤無影，就再好的爆炸手也找不出來。各種地雷陣，游擊戰，蠻子戰，麻雀戰，更是頭頭是道。

只是在一次反「掃蕩」裏，父親給日鬼子殺死啦。生要見人，死要見屍，父子嘛，誰不着急？李勇找啦兩天一宿，找着啦，他也倒在地下，昏迷不醒。醒轉來，咬着牙巴，不叫噁哭，領着哭得昏天黑地的娘、妹子、弟弟，把父親埋啦。父親一死，生活困難得不行，該他

當家，他還不到二十歲。悶曬幾天，就拾掇出一幅担子，找好秤，和鄉親們對落出幾個子兒，到四外趕集賣粉麵去。

第三 爆炸成功

不是成天小伙子，盤在村，白天心裏直發燒，黑間睡覺不安身。

一九四三年，五月十一日，他挑着担子，到下平陽趕集。一路上，盡是棗樹林，棗兒花開，太陽又大，蜜蜂兒嗡嗡的。走熱啦，他把衣服脫下，搭在担子上，正悶着腦瓜兒閃着担子跑嘯，一個人在叫他：

「李勇！」

他抬頭一看，是區裏大隊長。就說：

「下鄉呀！」

大隊長說：「下鄉！日鬼子來啦，奔襲我們阜平嘞！」就把情況兒告給他，還說：

「可能打你們村過，地雷，你們得準備啦！」

李勇順口就說：「那我就回去吧！」

大隊長點了點頭，又說：「雷要響得了呀！」

李勇說：「說的！」把担子放下啦。

大隊長說：「你這担子！」

李勇說：「不吃緊，交給個熟人好嘞！」

一回頭，看見個空手熟人，把担子一指：

「日鬼子來嘞，別趕集嘞，你給我捎回去吧！」

披上衣服，他扭頭就要跑。那熟人拉住他：

「怎麼回事呀！說清楚呀！」

「你問大隊長吧。」

說吧，撒開腿，一個跑步去嘞。大隊長說：

「這小子，真利索！」

回到村裏，氣喘得上氣不接下氣，叫中隊副召集民兵村長轉移羣衆，自個兒去拾掇爆炸工具。這個五丈灣的民兵又不同點子，動作快，給李勇養成嘅那麼個脾氣。他這裏拾掇清楚，民兵也齊啦，出嘅探，放上哨，他就去看日鬼子要走的道兒，領着民兵，仔仔細細佈置嘅個地雷陣。村裏人們正在轉移，他掌握住民兵，到北邊小坡上，專等日鬼子到來。

這一天，出探的沒回來，日鬼子沒信兒，連遠遠兒的炮聲也沒有，村裏人們在山裏睡覺，他們在村邊熬嘅頓菜飯吃嘞，輪班睡覺，熬嘅一宿。第二天，五月十二日，天明，出探的回來，報告日鬼子打王快上來嘞，鍋裏飯剛熟，吃嘞又一起拉上北邊小坡去。

天氣還早，又是個陰天，爬嘅約摸一個時辰，日鬼子打那長滿棗樹、榆樹、槐樹、綠蔭

蔭的道兒上露頭嘞，拉了一長串，有二三百。慢慢兒，一直過來。

眼睜睜看着日鬼子朝地雷陣走去，李勇氣也不出嘞，衆人也一二十隻眼睛都看定那打前

走的日鬼子的脚。日鬼子進了地雷陣，一個進去啦，一個進去啦，又一個進去啦。李勇他們就等着地雷響。那聚精會神的神情呀，真是：

耳不旁聽，

目不旁視；

忘了自己，

忘了旁人。

什麼都不想啦！千種聰明，萬種本事，全忘啦！——這光景，打慣游擊的人們都知道，這麼爬着，爬他個一天半天，真只當一會兒事！不餓，不冷，太陽晒着不熱；不洒尿，不拉屎；說他傻不是傻，說他癡不是癡；腦瓜兒抬着，嘴巴兒閉着，臉上皮肉死；就是眼睛，明晃晃，看定前方不離！誰的手動一動，衆人心頭格膩死！風兒不吹，鳥兒不叫，呀，太陽早偏啦西。

他們等着地雷響，地雷不響，日鬼子一個一個擦着地雷邊過去啦。要是猛一聲響呀，你們說，那會成什麼樣子？就不響！過一個，李勇臉上變一種顏色。連過三個，李勇臉上黑啦。這個黑法，好比烏雲堆滿了天，好比那無底洞兒黑沉沉，好比那黑夜只等電閃光。

唉，地雷就這個缺點，踩不着，它就不響。一條寬寬的道兒上，那有那麼容易就端端踩着？就再窄的道兒吧，也有個脚前脚後，沒有非踩着不可的道理。我們有多少地雷陣，就這麼白擺啦。這時才急死人呀！可是，一直就沒有辦法，誰也沒想出好法子來。

李勇是好的，打架就打不贏，也得死扭着打下去，非打贏不可；又愛捉摸，捉摸不透，飯也吃不下，覺也睡不着。你瞧，李勇靈機一轉：『你不踩地雷，我得叫你踩！拿槍

打，怕你不亂；亂啦，怕你不踩！除非你的腦瓜兒是鐵的！」心裏頭這麼一想，臉上的黑氣早散啦一半。李勇拿起大槍就瞄，還輕聲向衆人說：

「打！」

衆人說：「打不得！」

「不敢暴露目標！」

「不打，他不踩地雷！」李勇說着就是一槍。

那一槍，好比鴿子撲小雞，好比長江歸大海，槍子直落到頭前那個日鬼子的頭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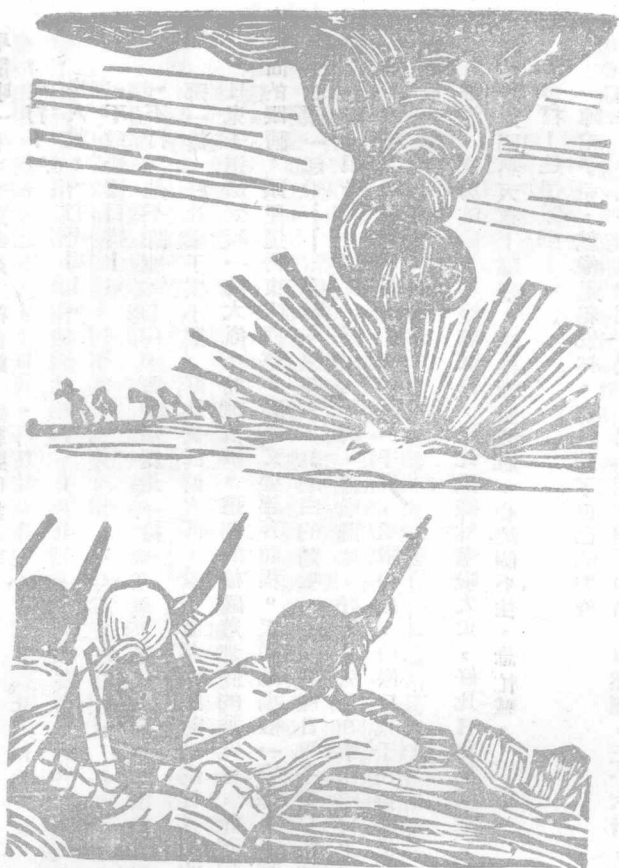
日鬼子這邊登時一陣大亂，前擁後擠，這個的槍碰着那個的腦瓜兒，前面的手拐撞壞啦，後面的眼睛，頭兒還得東張西望，脚下又要趕奔前程。天崩地塌般一響聲，一股藍烟升起，塵土石頭一起飛——雷響啦。這吓子，紅的白的鬧啦一地，好像日鬼子賣豆腐腦兒，担子翻啦；長腿、短胳膊、腦瓜、爛皮、碎肉，擺啦遍地，好像日鬼子在學水滸傳上孫二娘開人肉作坊；軍帽、軍衣，飛上樹梢，槍筒、子彈，丟啦一地，好像日鬼子在擺雜貨攤，這邊就這麼鬧成一團。

那邊，李勇的臉，早變啦顏色，好比黑森林着啦大火，好比日出烏雲散，好比雪地梅花開，好比悶熱天氣下猛雨。李勇滿臉通紅，心跳個不住，急忙喊：

「打！趁這亂勁！」

一陣槍子兒，就像亂鴉投林，都找着自己的對象。

這時，日鬼子顧得辨明情況，打嘞？還是顧得跑嘞？自然囉，三十六計，走爲上計，該跑——呀，道兒在那兒擺着，誰又知道那兒不盡是地雷呀！——日鬼子看見道邊兒，朝南



(三) 天崩地塌般一聲響，一般藍烟升起，塵土石頭一起飛——雷響啦。

有個缺口，一條岔道通向河灘，狗急跳牆，就洪水崩決似地向那兒湧去。各自拼腿長，賭力大，推着，擠着，爭先恐後，好比目連戲上，目連一禪杖打破枉死城，萬千餓鬼一齊往外跑，擠在門上一般。

就在這裏，李勇預先埋上啦一個特號大地雷，算好日鬼子要打這裏逃命的。日鬼子擠得最緊的工夫兒，雷響啦。頓時重重疊疊，倒下一堆日鬼子。

李勇再打一槍，打倒那竄到前邊去啦的騎馬的軍官，收了場。日鬼子到啦河灘，一直噉噉個不住。

第四 當啦英雄

這一仗，打開啦地雷戰的新局面。記着：在地雷戰術裏邊，打李勇起，加上啦大槍。這叫做『大槍和地雷結合』的戰術思想。北嶺區區黨委公佈他是模範共產黨員，武裝部和軍區聶司令員都嘉獎啦他，號召全體民兵向他學習。不到兩個月，從南到北，從東到西，在好大的地面上，人們唱開啦一隻歌子：

不怕敵人瘋狂進攻，

我們民兵有的是英雄，

滿山遍野擺開了地雷陣！

呃！聰明勇敢的要算李勇！